

四川省数字乡村建设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王燕妮 李勇焱 徐 琴 张 梦
重庆三峡学院财经学院 重庆万州 404020

摘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公有制重要实践，兼具公平效率及制度组织优势，是农民共同富裕的关键。相比传统，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展现更高专业性、合作性、开放性。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关键，成就显著，成为推动乡村创新、农民增收、集体经济壮大的数字引擎。

关键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数字乡村建设；经济发展

引言

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的具体体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展现出显著的制度与组织特征，不仅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还兼具经济发展与治理效能的双重优势，成为农村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并且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进一步要求探索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作为农村经营体制的创新形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代表了传统集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呈现出专业化程度提升、协作关系深化以及开放性增强等特征。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数字化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我国乡村数字化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整体发展水平接近40%，随着数字化浪潮的推进，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乡村新业态正逐步成为激发乡村创新活力、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增强集体实力的重要驱动力。在此背景下，探究数字化建设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作用路径，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也为实现乡村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思路。作为西南地区经济文化重镇，四川省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农业资源，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践样本。深入分析该地区数字化建设与集体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对于指导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数字乡村建设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内涵与评价等相关研究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数字化建设发挥着关

键作用，既是实现数字中国目标的核心内容，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岑朝阳从概念界定、实施路径和价值维度三个视角展开系统研究，认为其本质在于信息技术与乡村发展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实践，具体实施需要统筹政策引导、服务优化、治理创新和信息传播等要素，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促进产业升级、文化繁荣和治理能力提升等多个领域^[1]。王钱坤强调，现阶段我国乡村数字化进程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包括制度设计有待优化、技术应用与乡村实际需求存在偏差、专业人才储备不足以及资金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针对这些挑战，研究者建议应从优化制度框架、促进技术适配、加强人才培育和增加资金支持等方面着手，以推动乡村数字化高质量发展。江攀宇进一步强调，数字化赋能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驱动力，然而当前农村地区普遍存在数字化意识不足、配套要素支撑乏力等突出问题亟待破解。张迪提出，构建良性数字生态是乡村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方向，其核心在于实现城乡资源互通、促进信息共享、完善管理机制以及坚持以人为本等关键要素，这些都将对乡村数字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由此可见，推进乡村数字化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统筹政策支持、技术创新、人才培育和资金保障等多重因素，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持续动力。

关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本质特征，学界给予了高度关注。魏丽莉强调，推动其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乡村组织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以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具体而言，这种经济形态具有以下特征：清晰的产权界定与成员资格认定、基于自愿原则的参与机制、多元化的要素整合方式、独立自主的组织架构、

民主化的治理模式以及持续提升的经济实力^[2]。在实践探索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已形成多元化发展路径,包括股份合作制、跨区域联合发展、党组织引领型合作社以及共同富裕企业等创新模式。展望未来,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农村经营制度体系,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创新组织形式,加强区域协同,拓宽发展空间,并强化政策支持力度。张艺莹从理论维度分析,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思想与中国乡村实践有机融合的成果,其通过制度赋能、过程监管、方法创新和环境营造等途径,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内生动力,助推农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文丰安着重指出,这种经济形态在推动乡村共同富裕进程中具有特殊价值,同时强调应正视当前存在的挑战,建议从加强教育培训、完善政策体系、深化综合改革、促进内外协同以及创新治理模式等维度着手,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本质特征体现在清晰的产权关系、自主的组织架构、民主的治理机制以及持续增强的经济实力等方面,通过持续的政策支持与实践探索,不断推进其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和农民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

二、四川省数字乡村建设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研究侧重点

现有研究中,直接探讨数字乡村建设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关联性的文献相对有限,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就四川省而言,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维度:乡村数字化发展水平的评估与区域差异分析^[3]、实践困境与推进策略研究^[4]、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等。同时,学界还从实证角度深入探讨了数字化建设促进农村产业融合的内在机理、优化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5],以及智能技术在乡村振兴中应用面临的挑战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从微观视角研究了乡村数字化对个体和家庭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化建设不仅能够提升农户收入水平,增强农民幸福感,还对创新农村养老模式、促进文化创新与服务供给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另外,四川省数字乡村建设还侧重于推动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长效发展。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典型区域,该省在数字化建设方面的创新实践不仅体现了独特的地域特征,更为全国其他民族地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参考,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6]。

现阶段,四川省关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理论探讨与制度设计层面,重点探讨了乡村振兴战略下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等宏观理论议题。同时,部分研究从实践维度探讨了发展路径,包括推动高质量发展^[7]、发展特色农业、推进资源资本化、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7]。尽管学界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论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关于多元化发展路径的探讨仍显不足,特别是从数字化建设视角切入,通过微观案例剖析数字乡村与集体经济发展内在联系的研究更为少见。

三、四川省数字乡村建设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所产生的效应研究

数字化赋能乡村经济通过优化基础设施、创新治理模式以及发展新兴产业等途径促进农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8]。四川省通过创新电商平台和直播营销等模式,有效拓宽了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渠道;石棉县建立的智能监控系统实现了对人口、土地等资源的数字化管理,显著提升了集体资产运营效率;“直播天府”乡村振兴项目通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不仅促进了地方特色产品销售,还带动了农村电商、休闲旅游、数字文化等新兴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智能化和精细化,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如青神县的数字果园大数据应用分析平台,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农业生产的精准化、智能化管理,可对果园生产环境智能感知、分析、预警、决策。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运行机制为乡村数字经济效能的释放提供了全新场景,两者相辅相成。通过深化“产学研”合作、优化“数商兴农”模式、强化“数字金融”支持以及实化“人才供给”体系,可以有效促进乡村数字经济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耦合互动发展。技术创新与应用是数字乡村建设推动新型农村集体发展的核心动力。四川省积极推广5G、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应用,为新型农村集体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例如,成都市农业园区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了精准灌溉和智能施肥,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也促进了农产品溯源体系的建设,增强了消费者对四川特色农产品的信任度。

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四川省通过政策引导和机制创新,为乡村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政策层面,当地制定了包括财政激励、税收减免、人才培育等在内的配套措施。同时,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数字化建设提供制度支撑。

以泸州为例，当地通过创新集体资产运营机制，有效激活了村集体资源，为数字化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人才培育与组织建设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支撑。四川省实施专项人才培养工程，着力培育兼具技术能力和管理素养的新型乡村人才。通过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提升基层干部的数字应用能力和治理水平。南充市通过系统化的数字技能培训，成功培育了一批电商带头人，有效促进了当地数字经济发展。同时，当地还通过柔性引才等方式，吸引外部专业团队参与乡村数字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

更有众多学者进一步证实：数字数字化建设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资源要素整合、人力资本提升和创业活力激发等方面。同时，数字化建设与农村集体经济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关系，二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共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推进^[9]。

结束语

既有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参考，但仍存在若干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目前四川省对乡村数字化发展的评估主要依赖宏观数据，虽能反映区域整体水平，却难以准确捕捉村域间的差异化特征。在共同富裕背景下，虽然大量研究关注数字化建设对农户收入、精神生活及收入分配的影响，但对集体经济收益和农民财产权益的研究仍显不足。为深化相关研究，推进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至关重要。政府应主导构建区域数字化平台，实现县乡村三级资源的信息化整合，激发农村市场活力。通过科学规划信息基础设施，推动农业生产数字化，加强信息技术与农业的深度融合，完善网络设施建设，丰富数字化应用场景，为集体经济注入创新活力。同时，应充分发挥数字化的综合效应，优化要素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创新数字化应用，提升农民数字素养，规

范网络环境，引导农村电商健康发展，从而增强集体经济发展动能。此外，应立足各村特色优势，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开发数字化旅游产品。在此过程中，集体经济组织应统筹经济职能、治理功能和公共服务，有效引导基层治理创新，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积累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 [1] 岑朝阳. 数字乡村建设研究：内涵、途径及意义[J]. 乡村科技, 2022, 13(01): 6-8.
- [2] 魏丽莉.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特征、实践模式与改革创新路径[J].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2024, (03): 76-82.
- [3] 杨仪娟, 彭鹏, 何珊, 等. 四川省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地域特征与影响因素[J]. 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2024, 47(03): 92-101.
- [4] 沈费伟, 方颖峰. 数字乡村简约治理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J]. 公共治理研究, 2024, 36(04): 50-62.
- [5] 吴莹, 秦美平. 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基层治理共同体重构——以成都市S镇“慧眼”工程为例[J]. 新视野, 2022, (05): 72-80.
- [6] 曾耀岚, 欧阳彬. 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价值阐释、现实梗阻与赋能路径——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J/OL].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16[2025-02-21].
- [7] 刘杨.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样态及优化路径——基于达州市3个村庄的案例分析[J].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 2024, 38(06): 26-34.
- [9] 葛宣冲, 王静. 乡村数字经济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耦合互动发展[J]. 江苏社会科学, 2024, (05): 153-162.
- [10] 洪名勇, 汤园园. 数字乡村建设对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作用效应[J]. 世界农业, 2024, (07): 71-84.